

序

(第一輯)

原 学

第一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原 学

第一辑

陈少峰 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市朝阳区经纬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1 印张 256 (千) 字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定价: 9.00 元

ISBN 7-5043-2650-X/B·48

《原学》编委会

主 编 陈少峰

副主编 丁一川 尚定 孙炳哲

编 委 (按姓氏笔画顺序)

丁一川 王法周 王博 孙尚扬 孙炳哲(韩国)
仲伟民 李尚祐(韩国) 李格 陈少峰
陈继东 沈培 尚定 永富青地(日本)
Laura A. Skosey(美国) Peter Merker
(德国)

本辑执行编委 陈少峰 沈培

目 录

学人访谈录

治学之路：微观宏观之间

——李泽厚先生访谈录

丁一川 整理 (1)

从汉学走向中国学

——访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福

井文雅博士

陈继东 整理 (17)

学术论坛

夸父、孟涂、句芒考

——古代中国的月神

王 博 (35)

通行本《易经》卦画卦形问

题回顾、探索与展望

陈亚军 (50)

《孔雀东南飞》与佛典	朱庆之 (85)
嵇康“自然”观衍释	陈少峰 (104)
魏晋佛教的玄学化	
——以《世说新语》为中心	

	孙炳哲 (131)
青徐豪族与宋齐政治	罗新 (147)
黄庭坚与北宋儒学	钱志熙 (176)
甘泉、阳明的良知之辩	
论析	乔清举 (201)
从公安、竟陵到云间、虞山	
——明清之际诗学的回归正统	
与对立综合	张健 (214)
明清时期“绍兴刀笔”与	
绍兴乡土习俗的传播	王振忠 (243)

学术史研究

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	
误读及其创造性	孙尚扬 (260)
早期英华字典与日本的	
“洋学”	陈力卫 (277)
罗振玉学术思想简述	沈培 (295)
迈出传统的门槛	
——论中国近代科学地理学	
的产生	郭双林 (319)

Contents

Approach to Scholarship: Of the Micro and the Macro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Li Zehou Ding Yichuan

From Hanology to Sinology

——Interview with Pro. /Dr. Fukui Fumimasa of Waseda University

..... Chen Jidong

Researching Kuafu, Mentu and Gouman-
g: The Luna Gods of the Ancient China

..... Wang Bo

A Study of the Divinatory Diagrams in
the Cover of the Current Edi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Yi Jing*), Its Retro-

spect and Prospect Chen Yaju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llad *Peacock Flies Toward Southeast* and Buddhist Sutras Zhu Qingzhi

A Further Explanation of Ji Kang's Conception of Nature Chen Shaofeng

The Metaphysicization of Buddhism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s Seen in the *Anecdotes Retold* (the *Shi Shuo Xin Yu*)

..... Son Byungchel

The Powerful and Wealthy Clans in Prefecture of Qing and Xu and the Politics of Song and Qi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 Luo Xin

Huang Tingjian and Confucianism in North song Dynasty Qian Zhixi

On the Debate on Intuitive Knowledge (Liang Zhi) between Ganquan and Yangming Qiao Qing ju

From Gongan and Jingling to Yunjian and Yushan

——Poetics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the Ming and the Qing: Its Reverse to the Orthodoxy, and the Oppositions and Synthesis thereof

..... Zhang Jian

The Shaoxing Pettifoggers and the Spread

of Shaoxing's Local Customs during
Ming-Qing Period Wang Zhenzhong
Misreading in the Early East-West Cul-
tural Exchanges and Its Creativeness
thereof Sun Shangyang
Earl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ies and
Japanese "Foreign Learning"
..... Chen Liwei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Luo Zhenyu's
Scholarly Thought Shen Pei
Step Over the Threshold of Tradition
——On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Scientific Geography Guo Shuanglin



治学之路：微观宏观之间

——李泽厚先生访谈录

编者按：九三暑夏，李泽厚先生归国小住。蒙先生慨允，《原学》同仁逮陈少峰、孙尚扬、丁一川执弟子礼问学。先生息声久矣，悠游天地精神间，然终不肯弃我辈青年，以平常心作一席谈，传道解惑，成此师说。谨以作“访谈”开篇，以飨海内外同道诸君。

问 《原学》是一批有志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大陆青年发起创办的专业性学术连续出版物。从年龄层上看，作者主要由60年代后出生的一代年轻学人构成，这一点与刚提到过的《学人》可能稍有所不同。依照您所提

出的分“代”标准归类，后者的中坚力量出自“红卫兵”一代，而前者似乎可以归为“后红卫兵”的一代。当然，双方在许多方面并不能判然分开，就学术而言，我们尤其感觉到尚不具备自立门户的实力，依附多于独立。但我们仍然愿意树立起这样一种自觉，并通过这一出版物将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学术面貌相对集中地反映出来。

答 我在几篇文章中提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分代问题，在我看来，“代”的研究包括学术分代本身是学术史中的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也是我原本打算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重点讨论的主题之一。但那些文章毕竟是好些年前的事了，所讨论的主要是“红卫兵”以前的6代人，并且只提出了这个课题，并没有展开。我当时也提到，“第7代将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你们这一批60年代出生，现在30岁左右的青年学者，就成熟期所形成的人生观念、价值尺度、思维模式等各方面所具有的历史性格而言，应当说与文革时进入成年的一代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历史发展阶段来看，事实上也确是两代人。《原学》名称漂亮，用意好；但我了解一下，作为新一代青年学者的阵地，你们打算准备怎样树立起自己的特色？在你们看来，你们这一代人的特色又是什么呢？

问 就学术成长而言，我们基本上都是从学校到学校，少有社会中的阅历，多些经院式的训练。学术研究起步时正好是教育重新走上正轨，学术思想与各类知识迅速更新的时候，所以相对说来训练较为系统、基础较好、知识层次较新，也许从某种意义上看束缚更少一些。但无论如何，缺少丰富的社会阅历毕竟是种遗憾，它甚至会在某些方面影响到我们这一代的成长。

答 阅历是一种财富，但有时也是一种干扰。学术研究有

它的独立性的特点，社会阅历与学术成就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是一定要经历左丘盲目、史迁受辱的大磨难方可成就大学问家。康德几乎可说足不出哥尼斯堡，却可以是最大的哲学家。对于纯学术研究来说，安宁平和的心态与环境也许更重要。西方许多学术大师都是经院教授出身，中国古往今来的大学者也大半只在书斋中讨生活。王国维、陈寅恪其实过的都是很单纯的学者生活，而梁启超、胡适如果少热衷些政治和社会活动，学术成就也许会大得多。总起来看，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对学术研究带来的只有损失，我们这一代人尤其如此。“红卫兵”一代造反串联、上山下乡，的确闯出些阅历，而我们连“闯”的资格都没有，长期套在模子里，只有被“整”的经历。所以，新一代学者幸运得多，成就大学问家的希望也大得多。

问 但作为研究传统学术的年轻一代，毕竟先天不足，旧学素养难以与上一代学者相比，更不用说与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学术大师并提了。

答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旧学底子你不能与50年以前的人比，但50年前的人恐怕又难以和一百年前的人比。这种比较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所以没有必要去比。你们懂外文，读外国书，你们有你们的优势，比如说，知识量就比他们大得多，眼界开阔得多。何况知识本有淘汰性，有的忘还来不及。信息时代有电脑等研究工具帮助。有了电脑，再去抄书、作卡片，死背硬记，我看就不必要了吧。当然，书本的知识，例如孔子生卒年或时代、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年代等等，也还得硬记，但总的说来，博闻强记便不一定是大学问家必备的条件或标志了。

问 说到《原学》的特色，总体说来，大家在一起，基本的想法是力图把它办成一个比较注重实证或细部的整理，在文风上力求严谨与流畅相结合的学术刊物。通过精细的研究，梳

理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各种问题,整理中国学术史。并希望以此为中心,联络海内外青年学人,和各国青年汉学家一起探讨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作为刊物的一个重要栏目,我们开辟了“学人访谈”,每期采访一两位汉学名家,借此向海内外前辈学者专家问学请教,相信这也会成为刊物的特色之一。

答 据我所知,《学人》也不乏其中一些特点。和他们的刊物相比较,你们在风格与内容上是否还有其他特色?

问 您大概是指作为“新一代”所应具有学术特色与精神吧?当然,我们的刊物虽以纯学术相标榜,但只是传统文化的研究者,不是文化传统的卫道者,在尊重学术传统的同时,仍然希望能体现出一些青年人在学术上应有的锐气与进取精神。说到风格,我们现在还只是在摸索,真正形成学术上的特色恐怕还要待以时日。当然,我们也很希望能尽快形成自己在学术上的风格,但我们同时也在想,刊物本身不一定非要树立一面旗帜才能站住脚。

答 最好有特色,但我刚才的意思并不是说,一定马上要求你们像《古史辨》那样打出一面旗帜。可以摸索前进。《学人》可以如此办,《原学》也可以如此办,不必以区别为目的。只要青年人在一起共同探讨问题,做扎实严谨的研究工作,并由此反映出自己这一代人的学术风貌,这就很好,即使没有特色也不要紧。我认为刊物最重要的是质量,宁缺勿滥,如果每期都能有几篇高水平的好文章,不管你说什么,不论举不举什么旗号,刊物便一定能站得住。

问 先生此次出国讲学已年半有余,欧美、日本、台湾等海外汉学重镇争相邀请,那么,在比较了各地汉学研究状况后,可否对海外汉学研究作一个总体评估,或者说,能否就海外汉学研究的状况与水准谈一谈个人的印象与观感?

答 我倒是希望谈些更具体的题目。我先说一下我最近在国内外的情况，这次出国，与汉学界实际上接触不多，多数时间是在美国几所大学的哲学系、历史系讲学，在威斯康星那半年甚至没有去过一次汉学系。和汉学家见面主要是在几次会议上。当然，一般的情况还是了解一点。就欧美而言，相对说来美国汉学界的力量要强于欧洲。以我这次讲学和开会到过的德国、瑞典为例，感觉上欧洲汉学研究有老化的趋向，人数很少，老的逐渐凋谢（如英国的葛拉汉过早去世），后备力量不足。按说欧洲的汉学研究传统很悠久，但现在年轻人已经不及他们的前辈，口语倒是远远超过前人（就一般而言）。美国汉学界，总的印象是发展得比较全面，各方面都有人，微观宏观研究都有，一批年轻人在成长。老一代汉学家，如史华兹（B. Schwartz）、狄百瑞（W. T. de Bary），虽然退休，仍非常活跃，经常参加各种会议，而且屡有新著问世。在我看来，史华兹依然是美国数一数二的汉学大家。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大量年轻学者在迅速崛起，而且其中不乏佼佼者。从研究课题来看，自1949年以来美国汉学明显地、自觉地更多关注中国近现代问题。例如现在对现当代作家与作品的研究就很热，也许是比较好搞的缘故罢（笑）。当然，这也同美国各种基金会的态度有很大关系，特别是有政府背景的资助汉学研究的机构，出钱是要为其政策服务的，所以我就开玩笑说，美国有一批人是靠新中国吃饭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有一批大陆去的年轻人，年龄大致相当于《学人》主要作者这一代，已开始逐渐进入美国汉学界，他们的兴趣也主要集中在现代问题上，还有很多人在搞比较研究。

问 那么是不是说，对中国传统问题的研究在美国汉学界中已变得无足轻重？

答 这倒并非如此。上面只是就总体倾向而言，其实如史

华兹、狄百瑞等就一直侧重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他们的弟子们做古代题目的也不少。新一代汉学家中就有人在专门研究诸如《文子》、《抱朴子》等课题。另外，即便是专攻近现代的，如研究康有为、王国维、胡适等人，也离不开对中国传统问题的探讨。其实欧美很多汉学家的研究领域很广，从孔夫子到毛泽东到邓小平，并不限于一人一地一时的微观研究，这一点上与日本很不一样。

问 据我们所知，很多美国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历史时非常自觉地运用着各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式的研究方法在美国汉学界似乎仍很时髦。不过照我们看来，其中的很多所谓模式并未见得怎样高明。

答 是这样的。过去美国汉学界有一种很流行的分析中国历史进程的模式，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都与外来影响有关，所谓挑战与反应模式，这显然是站不住的。最近几年又出来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哈佛大学一位教授写了一本书，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完全是自己完成的，与外部世界无关，这也太过头了。关于这本书，也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影响很大，轰动一时。美国汉学界不乏标新立异的人，有的因此而非常出名，但照我看来，象史华兹这样高水平的汉学家并不多。史的特点倒似乎是没有模式，多元，开放。当然我也并不完全赞同他的许多观点和看法。

问 说到美国汉学界的研究水平问题，除了您所肯定的如史华兹、狄百瑞等人外，代表汉学研究最高水准的，是不是还要数余英时等一批华裔著名学者？在美国各种汉学研究流派中，是否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

答 是否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我就不清楚了。华裔学者中，余英时恐怕是美国汉学界特别是思想史领域中排在第一号

的人物，另外如林毓生、杜维明等人也很有影响。林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在台湾影响很大，杜则在洋学者中宣讲儒家文化热心十足（我们开玩笑说他是在“布道”、“传教”）。譬如杜维明最近提出的“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的概念（把研究汉学的洋人也包括在内），就在欧美香港等处引起讨论。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反对者说概念模糊，甚至认为它可以引出“中华帝国主义”的误会，赞成者认为这一提法（实际是这四个字）有吸引力，乐于接受和使用。它似乎不同于“中国文化”，但又不是一个地理的或政治的概念，那是什么呢？我看它可定义为“对中国文化的心理认同或认同心理”。这倒可以与我讲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联系起来。

问 海外汉学界中，“现代新儒家”一直是个很热闹的话题，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答 首先，有一个概念问题。是不是只要研究或肯定儒学的人都可以归为“现代新儒家”？说“现代新儒家”不能离开宋明理学，他们的哲学思想都是从宋明理学出发。我对“现代新儒学”有一个规定，即它指的是“现代的宋明理学”，因为“新儒家（或新儒学）”（Neo-Confucianism）本来指的就是宋明理学。因此，在我看来，“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冯友兰、贺麟也可以算。他们的学生有些确实是主张“现代新儒学”的，如刘述先、杜维明。但余英时不能算，他是反对熊十力他们的。他的老师钱穆也不是。方东美等人更不是。现在海内外一些人大谈复兴儒学，希望用儒家文化重构现代社会，这与“现代新儒学”的观点有关，但它们也还不是一回事。这种方法在我看来是行不通的。这一点我过去也说过。

问 您刚才说到，大陆去的一批年轻学者已开始在美国汉

学界立足，那么是不是说他们已经接受了美国的研究模式与方法；如果不是，他们又是采用了怎样的研究方法以示区别的呢？

答 情况比较复杂。中国去的年轻学者因为首先得搞学位，一开始他们得按照美国学院的规则读书，在取得博士资格之前，要读大量的书，作大量的读书报告，之后还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压力很大，不能不照章办事，几年下来就很容易被这一套规则、模式所框住、所影响，也自然而然地会按照设定的路子走下去，从而在美国汉学界站住脚。当然，如果真正学到了一些好方法，如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解释学的方法等等，以他们在汉学上的原有优势（毕竟是母语文化），在汉学研究上应该会很有学术前途；但也有一些人，在国内本来属于比较有思想的，跟着洋模式跑了一阵后，反而麻木、平庸了。但也开始有年轻人向以往的老教授甚或权威包括一些著名的华裔学者挑战。不过，这才是开始，也许将来他们会成些气候。

问 您对欧美汉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怎样看？

答 目前汉学界在整个西方学术界中只占很小的比重。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影响实际上不大。去年我在《美的历程》德文版序中曾说，我们中国人所了解的你们的德国、你们的欧洲，不知道比你们了解我们中国要多出多少倍，我们可以数出从希腊到现在包括德国人在内的许多人物，你们知识界对中国能数出几个人？最多知道个老子、孔子，还有就是毛泽东、邓小平。鲁迅有多少人知道么？《红楼梦》有多少人知道么？极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指望他们的汉学研究能在他们的整个人文研究领域内占重要地位或很大比重、很大规模。美国的汉学系都很小，东方问题或汉学问题研究所规模也十分有限。这一点不如日本。中国学或者说汉学要想在西方真正得到重视，最终要依赖中国的发展与富强。只有经济的强大，才会有文化的强